

深巷的黄昏

崔国发

一直都没有闻到酒香。
远离市廛的红尘。在阊巷的两端，依稀可见店铺的幌子在风中的飘舞。
一个人孤独地在僻静的古街中踽踽穿行。

讳莫如深，荒寂的，不见憧憧的人影。
脚下，踩过深秋凋零的黄叶，青石板铺就的路上，时而看见一点点时光留下的斑驳的苔痕。青砖老墙的缝隙中，默默地生长着一两根萋草和落真的枯藤。

暮色渐晚，如今已是苍茫时分，蛛网交织着童年冷清的记忆，丝丝缕缕的，纵横交错的，一种过于细密的、柔韧的、粘稠的古朴与幽静。

偶尔还能听到，秋虫之低吟。
在秋日的黄昏，一次又一次，磕磕绊绊，坎坎坷坷，我曾为颠沛的人生而动心。

恍惚之间，我虽进入了衰老的年龄，仍若隘巷中的老树，愈见遒劲。

一个人的时间简史，就这样写在漫长的深巷。

一个人的深巷泥墙，就这样标示出沧桑的场景。

已经好久没有享有片刻的宁静了。
可是现在，我走过深巷的黄昏，它究竟有多长，究竟有多深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
忽然，我想起诗人昌耀的诗句：“我惊异植根于深古的这种夺人先声的寂寞：我站立在巷口已先自有了一种身心的肃敬。”

面对深深的巷陌，无须追问，古色的苍茏、瑟缩与暗淡，魂牵梦萦，又怎能不怀念窄巷中的生活？它又深又长，独步抑或徜徉，眼前掠过的，也不只是肃杀、凛冽或者阴森。

接下来想找一找当年使用过多年的古井——

或许是静默太久了，它依然波澜不惊，就像儿时的我们，一次次地与它照面，又一次次地在与它凝视的时候，辉映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。

深巷大抵是用来怀旧的。在深深的街巷，那撑着油纸伞的小姑娘，如今安在哉？



启程 李海波 摄

简静夏闲

宫凤华

“晴日暖风生麦气，绿荫幽草胜花时。”夏日炎热，宜居乡间老屋，轻捻过往，眷念绵长。木格窗外梔子飘香，荷风送凉，菰蒲凝绿。尘世渐远，觅一院清凉，静享诗性夏闲时光。

门前卤汀河潺湲流淌，质地纯如江南丝绸。河风裹挟芰荷清香，沁入肺腑。院里梔子开得炽烈，石榴红艳似霞，凤仙如火如荼。苦楝和构树绿荫匝地，洒下一片清凉。树荫微凉，美如琼浆，再现唐代胡玢“重布绿荫滋薜色，深藏如鸟引雏声”的美妙意境。

喜欢丰子恺《树居图》。构图简约，线条潇洒从容，内涵生动蕴藉，一股宁静恬适，扑面而来。在浓稠树荫下，摆一张拙朴老旧桑木桌，泡一杯屋后新采的薄荷茶，氤氲茶香中，时光缓慢流淌。蛙声和蝉声入耳，颇具丝竹管弦之韵。约上旧友，下盘棋局，不觉夕光濡染，暮色清凉。正如知堂老人：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约三两知己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。”

“夏时，晨起芰荷为衣，傍花树吸露润肺……午后，剖椰子盏，浮瓜沉李，捣莲花饮碧芳酒。”清代文士描述夏闲雅事。午后蹲坐河边，柳条抚风点水，水光映照灰墙黛瓦。可拉青螺，网鲢鱼。梅黄雨细，河鲜泼刺，远处圩堤上有水牛剪影，牧歌轻飏，颇有宋人“牛背笛声，两两归来，而月印溪矣”的古雅意蕴。

乡间黄昏，深巷里弄紫纡着阵阵清香。清炒螺蛳，茴香蚕豆，腌苋菜梗，焖河蚌，红烧鲢鱼，炖麻虾，乡土菜肴，风情摇曳，流淌浓浓乡愁。黄瓜入口，青气弥漫。南瓜磨盘般敦实，清鲜爽嫩。豆粥黏稠清亮，绿得幽邃明艳，爽口清凉，暖心熨帖。把西瓜和香瓜浸在井水里，剖开嚼之，脆刮

香甜，舌尖上的幸福与亲情洋溢的温馨，令人恍若隔世。

乡村夏夜，如诗如画。村子是硕大敞口容器，盛满清澄月光。树影斑驳迷离，筛下月光如银如铂。流萤翩跹，发出冰蓝之光，梦幻神秘。蛙声如潮，覆盖四野，用纯正的乡音诉说稼穡艰难。此时，最宜蹲在木桥或石桥上纳凉。星空浩瀚，乡愁空旷无垠。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，仿佛听到远古皋陶和虞舜作诗唱和，听到凄婉的采薇之歌。有鲜嫩民歌从村姑嘴里飞出，贴着水皮滑向远处蒿丛。农人谈论农事家常，语调平和，小夜曲一样悦耳。

亦或躺在竹床上望夏月。手摇蒲扇，啪啪声响，浪漫而惬意。竹床沁凉，有时嘎吱作响，如浪舔岸滩，衬出夏夜幽寂。夜空缈远，繁星随意散落，鱼鳞般吸附其上，娴静而纾缓，古典而温馨。清代魏之琇的词句“烟光淡宕摇天影，数叶弄凉葱蒨”翩然而至，内心一片波光旖旎。

乡间夏闲，兴致来时，纵身清亮小河。土膏微润，水蓼青萍，波光水影，与水亲近，重温儿时夏游清趣，逸兴遄飞。偶遇一场露天电影，恍回旧时。幕布为粉白南墙，没有高音喇叭，乡人稀疏，随意散坐，蒲扇轻摇。放映员有时用手机拍照。电影时光，是村人最惬意最靓丽的时光，是荡涤灵魂成熟爱情的时光。

夏闲时光，天地简静。看霞光，望夏月，听蛙鼓，闻荷香，沏香茗，饮冰啤，阅闲书，理荒秽，枕虫鸣，扳臂簪，牧牛羊，涨浆饼，搭瓜架，裱褙褙，织丝网，捉流萤，生活恬静而丰满，内心丰盈而柔软。

瓜棚豆架，浅酌低吟，远离喧嚣和浮躁，享受清风明月。夏闲时光，云淡风轻，悠远绵长，明月般清幽，笛声般清远。

北 狐

王光龙

城北有一处古旧的宅子，无人居，原为一家私人酒肆。不知从何时开始破败，梁椽虫蠹，墙体颓圯，蒿草丛生，楼阁处有火燎的痕迹，仿如一片荒冢，唯有剥落红漆的门前大红柱和门匾上掉了色的鎏金大字，依稀见证着这处酒肆当年的繁华。近来拆迁之风日盛，此古宅经专家鉴定，破坏严重，已无文物价值，可是这里的砖瓦却未有人动得分毫。闻之，古宅内常有野狐出没，对月悲咽，听者为之胆裂。凡欲动土者，家中锅碗尽碎，案几上留有毛发一缕，鉴之，乃是狐狸毛。于是，有人疑是狐者作怪。野狐出于北边城郭，市井之人称之为北狐。

若有哭闹孩童，长辈以北狐唬之，泣声立止。

城南有一酒鬼，天生胆大，不信鬼神，和一群酒友打赌，自夸要只身前往古宅，一会北狐。听者以为酒后之言，权当笑料。一夜，此酒鬼喝得酩酊大醉，不辨方向，蹒跚而驱往城北，误入北狐先生院落。酒鬼推门而入，见屋内灯火阑珊，遂斜依桌椅，大呼上酒菜。须臾，只见一老者，皓首白须，着一身青绿山水长衫，拄杖笑迎。

也是奇了怪了，偌大的一个饭店就你一个老头。酒鬼戏谑道。

老朽姓胡，贵客不知，当年这酒肆也宾客云来，只因一场无妄之火，才变得生意冷淡，许久无人问津。老朽听闻贵客要来，存有好酒一壶，可供贵客畅饮。

一听有酒，酒鬼顿时来了兴趣，直呼快快取来。

老者取一瓮，倒酒入碟，沁香四溢，

酒鬼忙干了三碗，最后抢过酒瓮，灌入口中。

好酒！酒鬼用袖口把嘴巴一拭。这么好的酒，可惜了你这个冷冷清清的店。

贵客既然喝了小店的酒，可否听老朽道来？

那你就说道说道吧，聊以下酒。

那一年，老朽遭逢天谴，恰被一位恩公所救，藏身于此处，建成这酒肆。恩公好酒，不嫌我身世，时常来与我畅饮。恩公后被奸臣所害，残遭灭族之难。恩公唯有一弱子，藏于此处，却被奸人放火围困。弱子哭闹，闻酒香而止。大火弥漫，一间熙熙攘攘的酒肆顿时化为灰烬，仓皇之中，弱子不知所踪。老朽寻觅多年，苟延残喘至今，守在此处，只盼得恩人之后能够归来，再来畅饮。

何时发生的事情？或许我可以帮你找找。

明朝崇祯年间。

你这老头不喝酒竟说酒话，现在可是21世纪，要是按照你所说的，那你岂不是活了几百年。酒鬼大笑。

老者露出胸膛，毛发浓密，绷带包扎，还在渗血。老朽日前被一刀具所伤，久治未愈，深感大限将至。今日遇得有胆识的贵客，只能将此事说出，希望有缘人知道此事，也不枉我守在此处百年。

你是，是北狐……酒瓮失手落地，顿成灰土。

老朽正是北狐！
随即灯盏熄灭，夜风吹窗而入，酒鬼一阵眩晕，头重而倒地不起。

后来，商人在此院落地基上建有北狐大酒店。酒鬼被聘为讲解员，以北狐轶事为揽客之道。店中有一玻璃橱窗，盛毛发几缕，名：北狐。常闻得酒店后厨常有碎碗之事，愈加引得宾客云集。

